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二十回 妙善師赤足趕行程 加拉族遊牧居沙漠

話說妙善大師正和那白象說話，不料那時毛人已發現她脫逃了，跟蹤尋來，後面喧聲大作：妙善大師聽得，道聲：「不好！白象呀，那邊夜叉又追來了，如何是好？你端的有心相救時，便請早些領我出險。」那白象聞言，便略不遲疑地伸過三尺來長的大鼻，「嗖」地就是一卷，把妙善大師攔腰卷住，輕輕一提，提在半空，發開四足，一直向前途飛跑而去，其速無比，真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不消片刻已出了金輪山口。又走了三、五里，不見毛人追來，方才停下步子，輕輕地將妙善大師放下。

大師微微地喘過一口氣，彈了彈衣上塵沙，撫摩著象額道：「白象呀，今番多虧了你，才救得貧尼一命，如今貧尼可以自投塞氏堡，訪問失散的兩個同伴了。你可回山好好休養，多積幾柱功德，待我朝山證果之後，定來度你，絕不食言就是了。」

不料那白象聞言，非但不走，索性伏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妙善暗想，這象兒不肯回山，難道想跟我朝須彌山去嗎？便又問道：「白象呀，你既不願回轉金輪山，想是要隨我往朝須彌，你如有此意思的話，就把頭點三點。」

果然那白象將頭點了三點，接著把鼻子向自己背上指點著，好似叫大師乘坐的一般。妙善大師□分喜悅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看不出你倒是與佛法有緣的，但是做我坐騎，得累你負重跋涉千里了！」

說罷便爬上象背，跌坐其上，白象就站起身來，緩緩地向塞氏堡而去。

大師正想到了那邊，再訪問保姆和永蓮的蹤跡。她對於兩個同伴，雖然散失，可是並不疑心她們被毛人所害。因為她想二人如其他也被毛人擒去，在山中時一定會得看見，如今山中既沒有看見，一定逃往塞氏堡。故她打定主意到堡中去探訪，不料到得將近，永蓮已迎將上來了。

當下孫德等聞了妙善大師一番說話，齊聲說道：「這是佛法無邊，才有如此巧事，那白象一定是佛祖差遣的，自屬無疑。只不知大師又何來那許多麻草鞋？」

永蓮接口道：「若要問起這麻草鞋的來歷，哼，苦哩，苦哩！」於是又將往日宮中之事，仔細訴說了一番。

孫德肅然起敬道：「不料這位大師，乃是興林國的公主，生在帝王之家，卻不被榮華富貴繫了心，一念誠心地修行，吃盡痛苦，不稍變志，這真是古今難得，後日證果佛門，是一定無疑的了！可是那些麻草鞋既然被毛人奪去，此往須彌山又有千里之遙，一路上沒得穿換，那是不行的。三位倒不如在此小住兩日，待我命人多做幾雙僧鞋相送，免得赤足而行。」

妙善大師合掌為禮道：「多謝大官人盛意，小尼只是心領，不敢拜賜，大官人不必多勞。」

孫德道：「這卻奇了，出家人本來受□方供養的，幾雙僧鞋算得什麼？卻如何不肯受領？」

妙善大師答道：「大官人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出家人受□方供養是不錯的，但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佛法有因緣，不敢過求。前次在宮中罰織草鞋，是種的因，今番因草鞋得以脫身，逃出虎穴龍潭，就是收的果。因果相抵，草鞋對於小尼的緣法，已經盡了，切不可再在此時另行種因的了。況且草鞋對於小尼有救命之功，也萬無再穿之理。譬如一位救命恩人，我們就該感激敬重，視他如父母神佛一般，那才是個正理；若是不感激敬重有恩之人，反去糟蹋凌辱他，天下有此等的道理嗎？草鞋雖比不得人，但其理則一。故小尼自此以後，寧願赤足行程，絕不再穿鞋子。況且有這馴順的白象路上代步，就是赤足，也不至於有什麼痛苦，所以請大官人不必勞心。」

孫德聽了此話，更是敬服，也不相強，當下便命開設齋飯與三眾果腹，製鞋之事也就擱過不提。三眾就在孫德家中，歇宿一宵，次日用過早齋，問明前路，道謝作別。

孫德領了一班善姓，相送出堡。妙善大師合□告辭，上了象背，保姆、永蓮分侍左右，別了眾善姓，一路向北而來。自晨至午，走了三□多里，一片黃沙漫漫的沙漠，非但不見人煙，連水草也無處可見，遠遠望去，茫無涯渙。

永蓮道：「前路茫茫，望去何止百里，只不見有什麼可以棲身之處。我們從此刻起，走到日暮，至多不過再走五□里路，今夜如何歇宿呢？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你且不必預作憂慮，有了前程自願走，走得一步是一步，就算到日暮時再沒個棲身之處，即在此沙漠中權歇一宿，也無不可。此刻縱然預先憂慮，也是沒用，總不見得因了我們的憂慮，前途會幻化出棲身之所來的。」

永蓮聽了，不便再說什麼，三個人一頭象，寂靜無聲地向前走。

一路無話，直到日落西山時分，還沒有山林村落。妙善大師坐在象背上，運用慧眼向前看去，只見數里之外，似有人畜往來，明知是一班遊牧之民，便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你等且看，前邊不是有一隊遊牧嗎？我等腳下加緊一點，趕到那邊就可以托庇了。」

保姆、永蓮二人起初因距離得太遠，看不出什麼。又走了一程，才有些隱約，後來越走越近，那邊人畜蓬帳，才歷歷在目。三人很是喜悅！待到得切近，天色已昏昏入暮了。

妙善大師跳下象背，搶上幾步，向一個酋長模樣的人合□為禮，說明來意。可巧那班人卻是興林國所屬東境部落的加拉族，他們向來居無定所，以遊牧為主，聽了妙善大師的話，知是上國修行之人，自是肅然起敬，將三人邀入帳中，席地而坐，那頭白象就伏在帳外守護。

那班加拉族人對於三眾，倒是□分恭敬，略事寒暄之後，就有人獻一瓶清水，一大盤牛肉來給三人充饑。在他們是一片好意，無奈三眾連小葷腥都不吃，何況這牛羊大葷呢？

妙善大師看見了，連稱「罪過」，向那人謝道：「貧尼自有生以來，即不吃葷腥，持了長齋。就是她們二人，自從皈依佛祖之後，也不吃葷，這些肉類，快請收過，留著自用，貧尼只叨擾一杯清水就夠了！」

那酋長道：「你們趕一天的路，想必是餓了，此間除了肉類之外又沒有別的東西可充饑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

永蓮道：「倒無妨，今天我們在塞氏堡啟行的時候，承孫大官人施給一袋饌饌，大可供幾頓果腹哩！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是幾時給你的？怎麼我卻沒有知道？」

永蓮道：「在出堡以前，我恐怕大師知道了，又要推卻不受，故悄悄地收了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不料今天就用著它了。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你怎不早說？使我也好向孫大官人致謝。」

永蓮道：「我已替大師重言申謝過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從袋中取出幾個饌饌來，大家分吃，又喝了些水潤喉。其時帳中昏黑，又沒有燈火，只有那蒙著沙的沉沉月色，從罅隙中透入，有些微的光明。三眾坐禪入定，遊牧的一班人也橫七豎八地沉沉睡去，不在話下。

直到來朝，大家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。那加拉人的行蹤，我且不去管，這邊妙善大師等三眾，一路往北而來，曉行夜宿，一連數日，倒也平安無事。

那一天走到一個所在，只見一座高山阻路，離山數里之處，有座村落，也有百□來家住戶。其時天色已經薄暮，三眾便投村落而來，不料中間卻又發生了阻力。正是：

此去須彌路，風波尚未完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